

海嶽山房文集卷四目錄

史序

燕初記序

燕國記序

燕統記序

燕隣記序

燕交記序

燕讐記序

燕裔記序



燕政記序

燕牧記序

燕督記序

燕雄記序

燕朔記序

燕敵記序

燕道記序

燕寇記序

燕鎮記序

燕追記序

燕貊記序

燕蕃記序

燕類記序

燕繫記序

燕蘖記序

燕都記序

燕源記序

燕潢記序

燕漠記序

海嶽山房存稿文卷四

福唐郭造卿建初著

穀城于慎行無垢選

同邑葉向高進卿訂

男應寵校輯

文部

燕初記叙

夫太古古之初無古而有古是之謂太初生之初者天先天不可以易知作之初者人後人或可以與知然必有述者乃從而信之古之墳典

丘索無述何從以知故易本太極而序首包犧
自帝而王作貢告成九土萬禩輿圖之經名頌
莫簡于商首那而輯之亂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孰非厥初閔馬父以先聖而猶不敢
專也故正考父之所校文弗厭其繁矧後學謏
聞不爰求於先輩哉今志燕者有諸家嘗聞其
語上古矣粵有君長而無姓氏及有姓氏而無
國號及有國號而無尊稱各主其地各子其民
其孰為有德者乎則羣嚮而質成之是謂天下

之共主而未嘗以必世者德不足為天下主則
退而就諸侯位亦不失其所世守故雖有改號
而未嘗有絕國雖有易主而未嘗有弑君其名
分等差未嘗截然判焉至中古義黃莫不以德
興若惟力是爭則共工蚩尤猶太空之迅烈既
而日月中天其食其更天下共覩禪繼不疑為
德衰放伐弗恐為口實乃去皇風之未遠官家
而無不可也由是為夏商雖以直道行至思古
昔先民則有感其初深矣周末質勝而史夫子

猶及闕文焉初之治簡而勢合則其述之也畧
後之治繁而勢分則其述之也詳分者其辨嚴
合者其事雜燕古僻邊塞變故之相尋或合于
中州或分于列國或噬于異類或淪于左衽聲
教既殊名實頓異合則易稽分則多舛中國有
可考其狀不足徵太史公本秦記而記秦為獨
詳其與交者多錄外此則非所知而况千載之
後乎是亦謂之知言矣不佞敬從爰命侍史為
帝為王咸國大君世本本紀典憲攸存乃統以

之尊而為本記其一燕名伊始不在幽薊春秋
有別世家亂之乃方以之辨而為封記其二蔽
芾甘棠匪惟斯土分陝食召世夾成周乃族以
之敦而為宗記其三東夷西夷惟聖居之豈澤
世斬為蠻為狄乃化以之原而為夷記其四環
七十里附庸孔多陷於山戎胡虜我圉乃防以
之慎而為戎記其五夷狄交侵豐自函夏繫古
於冀兵革伊始乃變以之定而為戰記其六六
者在國掌故請駁則過半矣輯之焚焚裂之瑣

海國通志卷四
三
瑣惟一以蔽之曰初善者國之與惡者國之偏是史之所托始也

燕國記叙

燕之春秋諸侯傳其略既不得聞已頗見戰國策者校之漢司馬氏而於年表世家有所當釐茲受燕簡則亦竊取之焉魯史爲天下公燕奚爲獨後而書奔書納其何以爲國乎迨浸以雄戰名凡十二諸侯而我於六爲表當桓文旣沒時可尊周者以帥同姓姬則我長以帥異邦封

則我舊國亦我天府而與秦懸衡匡王家而正諸侯從則朝宿違則征討孰敢不仗義而服乃自先世職貢獨廢齊嘗令我復修之恃僻遠而執我大竟褻如充耳視若贅麗焉夫玉帛未展雖惜周官之不綱蠻髦是憂弗嘆燕國之無統哉故稱以侯以公春秋書之云何義則凜然奚以王爲吳楚周封豈曰夷之而求鼎徵牢則變於夷矣我之與殊者徵求未聞耳旣同韓而僭稱倘不遠于天室其於甲粟不亦問之乎必也

正名而人之子之責備於昭其亦何辭焉吳楚嘗去而復稱燕則久假之不歸時雖急在讐齊力不暇於宗周其中怛吊而愾念寤嘆寧有匪風下泉曹檜之庶幾乎故君子謂燕不復霸而管樂相去何逕庭焉然孔子尊魯公孟則侯之而王齊梁爲聖賢之微權豈天命將移九鼎不能止其震人心旣渙四海詎能息其爭故聖經之筆以絕王者之堂勿毀責備雖云無辭充類其亦有間乎若定權衡於一言非不佞所敢知

姑從史策之稱稍次其年世云爾嗟夫十二翩翩伯欵僅爲綴旒及六雄相王合從以抗秦衡爲鄰爲交爲讐莫非爲敵國戰其登壇立幟而居間大率遊說之策多矣是故裁之兩表因秦而存乎周繁纓其可假乎餼羊其可去乎寔萬世名器攸賴豈一國春秋乎哉

燕統記叙

唐虞夏其數曰歷夏商周其時曰統官異姓以爲禪則躬執中而惟一家同姓以爲繼則世改

正而有三唐如天虞如地夏如人夏尚人商尚地周尚天帝王五運若循環合三才而統于一成康之盛昭穆已衰厲流于堯共和維之立王中興至幽而失雖賴秦東遷卒歸之於秦凡八百六十七年過歷而統獨永矣燕自受封朝貢未聞且僭王者百年而與秦爲雄敵名屬於周實自爲國秦雖統一或謂閏位而燕封廢爲郡縣遺黎孰非仇讐乎故從陳項而起其王遞易遞滅至漢定燕乃服遂大封同異姓史氏之表

元不勝其繁也故必統有所歸總稱帝之正朔若紀志之更尚高承堯運而得天文應黃龍而得地武用夏時而得人乃非愚所敢知至改元於中衰陳聖劉太平則國統三絕非漢而非燕矣是以燕統訖於茲焉光武誅莽功同滅秦魏晉而後弒篡相仍追論三代而下惟漢之得統爲正第中興而燕無封故國邊胡郡縣僅存無元可以表記矣乃以政而記之者爲東京之守令別于西京侯王何莫而非漢統耶

燕隣記叙

蘇子稱天府何獨於燕秦乎蓋秦欲攻燕自蒲
潼下兵趙隔之徑上郡之東出雲中九原乃武
靈窺秦間道胡未滅爲所阻無有從齊北入者
而秦無奈我何矣時策士從橫季子爲世所多
燕齊之游實爲教首苟循守之如六國何然五
國莫善於從燕自爲計焉用從爲我去秦遠矣
地雄而人梟不惟隔雲中九原且呼沱易水之
險安意內修拓地東北林胡遼海以內固可天

府自王能善齊趙實爲樂國秦未嘗獨窺者賴
趙爲之前耳季子雖先主燕而必藉趙相六國
至復齊豈其力爲多自武成以榮蚩攻趙趙田
單報拔三城是棄石交而昭齧疊秦坑趙卒于
長平乃胡越同舟時也弗救且棄之不祥莫大
焉禽將覆軍而割地自茲喜日多事矣僅得昌
壯秦則震之我尚不能支趙其將何以禦秦齊
居秦南秦旣不由齊以燕伐燕燕以齊報齊而
我師之爲直則獨以義舉耳襄不我報君王后

善睦我可無慮而益善趙交如常山蛇之首尾
我爲中以兩救焉則秦雖加以荆楚及驅韓魏
而誰何乃銳師從趙取齊饒安予之則雖不我
讐亦不我救矣時君王后死竟從燕南亡不如
玉連環而自破之乎秦善爲盜近竊鈎遠脍篋
直須時耳而於晉楚割之急者削則弱弱則取
趙日削于秦我日削于趙趙亡則攻我我亡在
攻趙齊亡在不我救要之皆不善隣也于秦乎
何誅古有道者守在四隣今安用闕鄰以利秦
鄰闕而亡隨之是燕之計失也故於齊趙特以
隣記之同稱爲戰國非戰弗之詳勝獲不書非
義戰也敗書以示耻其曲直見焉於燕勝敗皆
書燕爲鄰之主耳二國隣我于東北楚韓魏者
爲其西南隣越二國而遠邈于秦交則燕大較
可睹焉抑因而槩及之亦以見其得失云

燕交記叙

夫秦以衝破從從未嘗不合也惟遠交近攻先
世行之矣應侯申形勢以此爲上策初蠶食之

卒虎噬焉六國當反其術可因而師之乎蓋韓魏處中國爲秦機上肉耳每翕舌於咸陽出函關則餒之歲月往返頓舍於茲楚楚趙亦相肘足而各呼吸垂涎寔爲咽喉胸腹而縮轂乎天下矣故其四輪受敵近憂遠慮集焉楚當秦南蜀亡則楚及趙當秦北胡滅則趙及或交或攻在所應之齊旣隔於楚趙近親遠踈之可也燕則不然故應侯曰親韓魏以威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降齊必懼則韓魏因可虜

而不及乎燕雖談笑而閉戶可也通論根抵藩籬三晉齊楚賴之而燕獨負嵎在繩墨之外可與秦爲權懸以厭案諸侯者莫如燕當膺必報之讐須藉力於彊大故屈已以下之旣報於彼無失而能隣睦齊趙雖韓魏可無附焉交之則外藩以固而遠宅不涉大武楚且何爲况於秦乎昔三十餘世與之不相及彼且與越婚越并於楚楚并於秦而遂開百粵其爲計甚深遠而我無與焉猶甘餌不就於戾蟲彼將從而吞噬

之哉乃因蘇氏說叩關而挑之彼曾何有于燕者至爲之歸女蓋將以越人我且南粵乎東夷耳是圖寄地以錯兵豈求與我爲嘉耦我乃積節而頓劍斯怨耦自不可解焉六世遂爲所滅得矢居然旣爲之仇交勿論已韓魏楚與秦日有事于測交不能如博用梟爲近而末之何矣秦將食而安得止此雖惜薪彼則以煬盡薪滅火非得已者故不詳國事而詳之於戰大都強者畔從弱者脅橫不過爭末利修小怨而已各自歸敗于秦交攻可坐筴焉燕自齊趙外爭戰者寡矣宜畫滹沱而守之何亦爲昆岡之燼乎彼當燎之方揚視我杯水於坳堂耳豈非智之不若歟而必至於孤注亦皆不善用散以勝之此秦之獨爲天下梟也

燕讎記叙

當殷周之際存祀而賓與其仁爲親而畔奪其義尚論者然矣夫夏讎其民湯則復之而武亦然何讐之云哉蓋聞有道之國可與天下誅君

未聞無道之家可爲獨夫棄父則管叔伏君誅武庚受父戮權衡臣子之讐其罪何可平與乃至於莫能相尚者而屈首甘心尤非夫也戰國之忘親楚襄爲罪人則燕昭之復讐爲正旣復而齊與平乃茹肝涉血又轉而之趙矣若秦之首功百萬我不效一馘割地五國而五城曾不我取勢則未及奚德之云但爲我以報齊其名爲有德焉而弗禮逃歸奚可深懟乎納亡函首而僥倖萬一軻丹之孽匪降自天矣其搯腕切

齒不又轉而之秦乎故喜斬子以解之竟莫能脫於虜嗟乎秦爲應侯取魏齊必執平原趙王與安陵守死不易受地秦義而許之未有報與窮交忍殘至親而輒自爲秦報耶燕者至發憤于徇屠痛國之無人矣迺虛邀詐而秦亡徵天之爲燕報又何巧與嘻白帝斬矣驪塚掘矣咸陽楮矣擊筑而歌大風擊斯爲之釋乎

燕齋記叙

周室維藩姓同以親族異以庸燕齊不然惟其

庸之同矣而曷論乎異哉秦方變古顛任郡縣
燕滅而續者卒史韓氏耳尚抗漢爭權首割封
于項而滅統歸之漢誓及苗裔非軍功不封非
劉氏不王遞除異叛以屬同姓尋滅于呂粗而
去之壯哉朱虛之田歌炎劉所以復興也倘微
陳平周勃輩其爲力不亦艱哉亡何諸王屢叛
而遂分削其權及功侯後亦殆盡斯外戚之所
獨盛州牧部刺郡縣相率從風而靡焉即宗室
更生封事之忠剴子孫以黨新而夷僂他輩敢

正其閏位哉間有同姓憤興者侯崇則嘉背之
相紹則竦背之嗣起亦罔不即敗功臣之續者
幾存恩私咸歸於莽矣惟高陵丞相侯家義以
守大郡而起滅族至酷及于同事皆嘉竦巧爲
奏戕同宗所貽也是燕之毒流四裔莫敢復議
卽真矣至勃然嘯林藪雖有故侯種嗣非亡命
之徒則失職之家非守令之子孫則郡縣之掾
屬然皆弗堪莽亂乘民心之思漢若秦末假楚
而爲名豈果爲漢仇報者哉觀其立更始建世

則所由起可知已倘能乘時思奮孺子且以復立邯鄲安定皆託漢胤况梟突之雄區而爲燕侯王哉旣不能効先驅乃委以資假姓不爲士大夫所竊持以取功名于真主乎適當南陽昆季獨懷少康之憤以匹夫而動豪傑賣穀市弓弩爲資騎牛而起單馬而走未嘗稍有所憑藉而難于亭長甚矣以偏師數千人當先大破於昆陽乃秦漢所未有百萬犀象之旅功倍沛公入關多矣倘匪以光復舊物掩之不當世爲漢

祖而廟稱高乎其徇河北至燕也所藉漁陽上谷而謂士大夫先世孰非燕之遺黎乎曷忍即捐爲莽臣不姑待漢興哉其宗室功臣裔雖旣相率帝莽改國姓以從王至更始建世間封廣陽而不終故竟本始封于漢仍稱燕爲之諱所以重絕莽也

燕政記叙

自王政不在周室禮樂征伐下出而相尚以伯政則日陵而不止斯陪臣爲大夫大夫爲諸侯

矣秦尤禮樂崩廢至僭爲天子惟征伐是事削封建置郡縣將使天下亂賊銷萬世不復爲戰國何有于大夫陪臣而况黔首蒼頭乎然上陵不止者勢必極於下反匹夫德及征伐曷論乎湯武漁陽戍而楚澤嘯閭左爲立王楚牧爲義帝沛亭長以即真乃上谷卒史不興哉漢楚征伐未息燕代相爲終始懲秦而大封以錯置於郡縣五世功侯爲宰輔於崩廢未遑焉武雖稍事文飭而禮云樂云未矣定相或策或言猶必

加以侯封且大司馬冠將軍權不重于初制乎故使公卿失職守令之政爲奪至分部置刺史察吏治酷有徒而循無聞以此宣政先內郡而聞于燕南渤海雖循涿仍以酷乃建侯之敝極救以郡縣未醇耳然國命漸執於外戚遂爲新室所紛裂自燕五郡之入漢其善政未嘗聞之矣光武名雖侯裔實守令之孫子本躬稼而起匹夫深知民艱由於失政而以吏事責三公功臣亦多請郡自効若上谷王霸任者二十年而

漁陽伋堪相繼皆以邊郡却匈奴內安外攘燕
可覩已明章禮樂班班至匈奴遣子入學則邊
郡之絃歌其亦有足聞者哉故和安以後燕史
循酷之傳其張弛雖異皆一時良吏也至關戚
踵亂于內斯州牧角立於外篡弒相仍四夷入
主而郡縣之制竟不能廢燕多邊州漢之守令
爲將及刺史督軍事者務葆障塞以爲任故記
之於胡貊而內外以別焉昔戎居夏國若弁髦
春秋之不遺者以事不以人也故魏晉隋唐宋

中國政從其記不斤斤然而爲之傳諸夏郡縣
旣沒幸夷狄之有君社稷人民故家遺俗綫髮
猶存者寧忍棄之哉庶幾而有守令非其部酋
比民爲有德者則進之惟恐後它亦稍存其事
以備監戒記例之變難乎爲之傳矣夫政者正
而統繫焉東周者封建日重政出大夫陪臣亂
則歸之雄戰在西漢者封建日輕政出州部郡
縣亂則驅之中興大統定而善蹟成治安莫久
於斯世自統失于關戚則政失于州牧夷狄乃

入而為政大統之緒斯戕矣惟唐視魏則獨永
燕乃久沒藩鎮如漢記之幾何故自茲而終始
焉

燕牧記叙

蓋在虞廷列方岳而周謂方伯連帥至春秋為
桓文在戰國則廢矣漢置部刺史以察吏治秩
卑權專若秦監御史綏和序位次易之以州牧
而建平復其舊所以督事功也方進朱博雖異
議莫非侃侃公家計其言牧者古制刺史乃時

之宜固在人不在官而時義大矣哉莽仍復牧
中興未革者豈非其權尊重姑借以統亂世乎
建武久安復如建平各刺一州舉六條部郡國
莫不有政蓋漸得自重之路陵犯之孽豐未生
故于統于政記之而不以刺以牧焉為其之綱
之紀自天子出則然矣新室雜以裔稱傷末路
之不振也中興而衰政乃大敝刺史守令非賄
不除貪殘致亂怨讟朋興故忠正憤激乃執其
咎焉而務議更令罔揆于厥初有闡宦斯有蠹

騰有蝨騰斯有黨禁有黨斯有鈎錮有鈎錮斯有寇盜寇盜與則官吏戕官吏戕則征討行征討行則威制重威制重則篡奪成中平之元黃巾肆起白波響應群雄角立宗室自焉而薦論借公器以舉賢才用虞琬爲幽豫牧輿情亦謂之允符矣但焉實懷私圖遂狼據於成都至表之荊州亦然宗室砥柱其誰哉忠矣虞之在幽也惜不可以語權耳是故及瓚之難而牧斯爲罷焉紹奪馥冀因以滅瓚兼督乎四州幽復

爲之刺操則并入于冀而領之至不以篡則焉子之於備劉失爲劉得之表荆竟歸之吳皇業自此分矣故於時凡牧者稍舉其顛末俾成敗正僞亦互區以別云嗣是任寄彌廣此始亦以此終敝流至梁且未弭而有劉昭之論焉故罪魏篡者爲繇於冀牧新室曷嘗繇諸此矧閹宦之假孽乎其奸賊何可勝誅多求之者抑末矣彼袁氏四世五公宜舉宗殉國步紹際駭豎之主專任西園尉以小黃門爲上宰不羞爲之中

軍乃逢大將軍設謀以誅之將盡滅厥類及其
猶豫弗顧城社而主於必逞遂召董卓以激內
變則不能弭之罪不容追矣况弟術劫燒宮門
致乘輿板蕩雖闔門蓋粉寧足以謝其罪哉及
術僭壽春而紹將繼之據四州以有待操則負
而趨矣蓋播亂者袁乘亂者曹罪在牧冀紹則
先之焉昭且謂流禍百世而不揣其本是因篡
罪禪官天下爲之備矣

燕督記叙

夫督之大都晉宋齊百官志未核也蓋本于漢
重刺史持節至光武初征伐四方置督軍御史
事竟而罷建康初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乃
督楊徐二州軍事建安中袁紹自爲大將軍兼
督冀青幽并四州魏武爲相遣大將督軍征吳
而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督而曰都始于
魏命程昱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都而曰大
始于吳之矯覽爲大都督督兵馬魏旣篡漢司
馬懿以尚書轉督軍御史中丞而置都督諸州

軍事或領刺史云自黃初三年矣時且以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則總中外自真始而晉督始于懿爲都自鎮宛始大而假黃鉞則自征蜀始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且錄尚書事則自征遼回而受顧命始也蓋文武大權斯盡歸之矣爰師及昭剪商之心彌著事殷之跡茂如炎則以晉公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遂王而之帝自督而篡以始矣幽州兼督自紹而專督自吳

公孫淵不受以叛非定制焉後惟以州屬刺史而鎮北將軍假節河北諸軍事兼之至專督而有名自晉衛瓘故以督記而始于晉焉惟瓘及華寔惟名公懷愍之亂浚則叛臣矣爲段爲石或督或否而現嘗兼之弗克底厥終所授慕容氏僭而爲燕帝授其臣如制與東晉而抗衡焉既控六州又督其十西自秦雍南及荆楊遂徙鄴都而取洛陽亡何并鄴失于秦復而爲後爲南爲北而其制大亂授叛者有之授篡者有之

授夷虜者有之凡屬之於朔記蓋晉之東久矣
初嘗授此開國幽爲其所遙督無何督者僑州
而已其制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導等居之至末
則侈而敝故宋乘以篡焉稱大及中外雖亦戒
慎之而尚假黃鉞得專戮節將豈人臣之常器
哉齊梁末則濫而波及于陳亡夫初而專幽者
爲燕也旣而兼督者爲幽也僑而名存不忘其
故也遙而名繫示奄而有也宋雖篡晉元經與
之齊則僑而無幽經不之予矣然于陳亡上具

及晉爲華夏禮樂在否猶有與奪之義焉茲但
存其國以具乎異制常而爲交聘變而爲戰爭
至南淪胥而北統一尚稱假黃鉞使持節大都
督內外諸軍事篡而爲唐乃止於陳滅不以隋
續爲非承晉之偏篡故更端易名以記猶晉後
雖有牧而稱止于鼎立也

燕雄記叙

召而封燕其國記之矣於近日鄰於遠曰交而
耦曰仇焉總稱戰國七雄莫非憑藉先世之資

孰有匹夫崛起者哉及畢歸于秦則六翮俱伏
而其間有鷲擊者乃出於隴畝之中間左爲先
驅亭長子弟輩出項爲西楚霸王固蓋世之雄
也而劉名其爲賊則威加海內誅之于垓下燕
之么麼何算焉嗣而遞封爲廣陽莽末則承之
蓋矣若中山靖王支庶爲涿陸城侯又云臨邑
之枝乃長沙春陵類也漢祚中絕而興其雄帶
州域者皆無六國世資光武于長沙以布衣而
得雄寶藉漁陽上谷以稱雄而於燕臬突之區

則未嘗有世封焉迨黃巾亂于赤眉逆卓兇于
新莽弱者瞻烏于屋強者逐鹿于場孰知其爲
雌雄惟其飛伏何如耳燕公孫負嶠而鬪尋相
繼滅亡昭烈以中山遠裔販履織席爲業所與
結客起者關張亡命之流當羣英起義而盟天
下豈知有劉備哉由公孫而屢顛沛以依曹操
操乃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備方食
失匕箸者恐以兩雄不俱立也斯時孫權弱冠
甫受事于江東寧知爲一足之烈而能以荆業

海濱山房存稿 卷四文 三
備哉操聞爲之落筆懼其相爲犄角矣故群雄
之頡頏竟此三分而跼備生于涿稱燕之雄操
生于沛稱楚之雄楚而都鄴曰魏燕而都蜀曰
漢惟權生于江表席世業而據三州虎視爲吳
雄焉然操喜亂逞奸挾天子以跨中原則視叢
爾吳蜀雖稱蠻夷大長並蒲伏而稱藩其吞噬
之志不已也備之顛沛屢矣乃未嘗爲少貶漢
存誠爲疏屬亡則凡稱帝胄能以討賊名者即
可以續正統漢失而漢得之遂巍然黃屋左纛

豈若權稱臣于操至不亡而乃帝哉故鼎足雖
三而雄立惟兩其邪正則所當辨而不可以強
弱論矣備承衣帶之詔固不能以誅國賊其先
邀斬楊奉逆黨由此以滅帝安居而無外患不
可謂之無功操弑伏后皇子其罪律之莽卓浮
矣而如鬼爲賊以闇奸天位權且不與之兩立
豈得爲真正之雄哉自秦滅姬同姓惟燕雄焉
其世王于東北以國而不以主也及魏篡劉同
姓亦燕雄焉其身帝于西南以主而不以國也

隣則惟其左右善也斯交焉惡也斯仇焉而國
竟爲所亡雄圖自此而盡猶取故地爲封而以
燕安樂公稱焉嗟夫自是而產皆蠻狄大長稱
虜而僭號者其辱燕靈多矣不於茲之雄而誰
爲

燕朔記叙

史者正名其先乎而夷稱燕何以哉或曰尊中
國以正亂五胡鮮卑爲盛焉則夷之然其究則
同其初豈無以異乎山戎烏桓邈勿論已自魏

受封名以率義當晉篡而犯者或革命未服耳
旣知正朔當主中原則順受羈縻而尊天子矣
匈奴首亂繼之以羯彼介遼左隔乎幽薊勸進
江左受朔稱藩上牋太尉豈曰無衣至獻璽而
告捷諸胡能若是乎亦豈若彼氏羗先事強虜
力屈乃降勢便而叛者哉蓋燕亂于浚于段歸
之勒虎乃取而治之遂奄有中原承諸胡而後
興非方亂乃爾也以視涼之華胄其忠順與同
而名實有加功罪之重輕可論矣或曰尊天子

以正僭五胡慕容爲甚焉則夷之夫周之齊晉雖霸而不敢稱天王吳楚以夷置之燕本繇伯至于王未嘗聞其請命爲不討之日久矣雖於列國非罪首然亦後僭之權輿也慕容久奉正朔冊拜一由天子及代稱王建元號乃自王以請旣安且吉斯如春秋稱元而未建號不亦薄乎云爾哉石趙滅而冉魏亡猶責以服殷之義雖武且未盡善斯制命者之罪矣元經以而稱秦何獨于燕不然歟或曰亂也僭也旣恕之矣

無以則霸乎燕初居追貊間九世不通上國非秦先之勤王楚先之賜胙也自齊伐而晉和至昭乃開五郡東雖至遼北雖至代西阻以趙南阻以齊於攘夷且無稱襲而不以正耳慕容起碣及隴海表爲之臣妾塞外爲之附庸拔洛陽而據青淄雖甘棠之風微而彊理之迹廣矣故以霸名子其志有在焉但知尊中國勸進而未能九合一匡知斂髮而冠步搖其左袵之徒猶熾也乃僭大位以抗正朔盛不及乎前秦永不

及乎北魏是可霸而非霸敢與桓文齒哉自嵬而號稱王尚再請命至改年則畔矣自號而雋號元未敢入寇至拒命則逆矣迨雋之暉也問晉鼎以失國奉秦朔而失正是後則不足云矣夫中國之逆四夷爲正朔所不及也即古天子班朔侯國不齊三正雜用而其曆且不一燕昔奉周朔其用不可知若以元紀年則未嘗從周矣卽太史公爲表於漢尚爾及年有號而表尚不齊焉第不敢僭號于元諸侯王莫不然耳迄

于莽亂稱者二三中興復定于一至鼎立復亂而燕之公孫亦僭王號元未幾而隨滅亡夷狄孰敢干乎惟晉廩君苗裔其違王化遠矣自牧而元自王而帝西始于成北次以漢而石羯而拓拔而符秦而慕容胡運之朔其稱居六朔者月之初義取於始也而燕年有號者蓋自公孫始其號之以帝者則自慕容始

燕敵記叙

天子中天下而立以無敵于天下故有征無戰

而奉曰天討至中國敢爲敵則其政匪自出四夷因而交侵是爲大亂之世矣况其有我函夏而居我天位者乎昔燕由伯以侯以公及稱王開五郡以連衡于秦卒爲其所滅不審勢量敵故也尋起而奪于項再畔而平于漢至以列宗封于莽而式微莫振矣然漁陽上谷之力尚足以仗中興嗣而烏桓鮮卑爲幽薊之仇方而二公孫以亂遞爲袁曹所滅率義乃來王于魏鮮卑慕容與宇文同歸而段氏亦然各以其部呼

焉五胡亂首寔惟匈奴侍子畔歸立而入寇爲王爲帝爲劉爲漢改元郊天制如中國辱二主而覆兩都中興且遜于江左華夏其孰與敵哉惟東北之岳牧連帥以勸進者有段及慕容氏各能登壇立幟而段從王浚于幽慕容恃阻以逐宇文廙之負隅闞如也羯勒降漢而爲之驅滅浚及段孔棘我圍此稱燕而爲國彼稱趙而爲敵孰之詐藩于虎猶勒之于浚也雋竟奄而有之以肇塞于龍都時氐叛漢趙旣立爲秦矣

故慕容亦稱燕帝而與之鼎足焉當曄負盟以致寇國族爲之臣妾蒙戎瑣尾敢敵之云詎知魚羊方食于關中而草木即兵于肥上哉故垂首畔于鄴繼以華陰平陽若泓冲永輩亦能驅而納之以爲姚羗所亡乃知燕之復勅焉其於江左勝負荏山枋頭雖莫相尚昔有朝宗之義在况廣固狙征慕容爲殲者乎拓跋以種類而附未幾討其陸梁叅合平城勝負亦當而中山及鄴則爲其所取走保和龍篡于異姓北之稱

燕者亦爲所畢亡而况晉魏之有史安可以載記敵哉然載記之羗亦稱秦繼其後所與燕交者襄之于前萇之于西而興之于南莫非風馬牛也卒爲晉夏所滅歸于拓跋之庭羗秦先燕久矣故胡五而敵惟三

燕道記叙

隋煬撫一統而聘三駕勞營特甚務以吞遼矣廼孽由茲作而禍首于涿懷遠督運之夫即爲代已之君發兵詔集涿郡蓋惟無道暴甚故得

以讐民而遂其詐耳曾聞子來之朝而有左閭之警乎故漢祖崛起于五載光武重興以三年唐公突爾聲罪不朞月而成帝業事不必半古功之倍無算非其時勢然歟蓋本天命有歸而太宗爲之子也當時假借名號無慮五十家其叛服不常又在于燕故天下既定禪位之謀甫成稱幽燕而叛者三莫不謀犇于突厥隋末實由之亡唐初藉之以興焉至頡利爲禽而臣事之羞以雪繇突利畔降及奚契丹等服直于幽

之東偏者失其肩背而狼疾也故遠交乎突利而結盟于香火實近攻乎頡利而受俘于京師貞觀盛而北狄伏以此然聖治內親而詳外踈而略所以遠侮而省勞也漢武都護已勤內人太宗置府豈爲得策蓋不驅之漠北而使處幽靈間不令各從其土俗任貢而置吏如漢儀將以比內地不久而郡縣之矣獨有遼左以爲遺憾焉卒之西北疆宇多淪虜中而終唐夷警未嘗絕書者豈非曲爲彼謀者究必成乎自斃歟

海嶺山房存稿 卷四文
自是而後謀日左矣

燕寇記叙

祿山懷逆人人知之帝獨昧焉天奪其鑒及起不虞高者白刃不避次者奉頭而竄下者俛首苟免故當時二十四郡中惟顏氏爲大丈夫矣封常清高仙芝率市井不教之師而抗方張不制之虜誠難責效一敗而隕之過矣翰雖老疾固守有餘郭李屢挫強寇漁陽路再絕燕賊寒心將退歸自守矣使潼關師不出西京豈易入

乎李萼之說真卿請朝廷堅壁郭李遙計惟言固守翰疏亦知堅守爲利而故違之乃朝廷失也此時拜專閫外緩急委之尚未卜成敗况監以邊令誠乃復寄管鑰使藉以獻賊誅之不足贖罪矣自古奸臣在內大將未有成功者國忠以貴戚柄國旣激漁陽叛寔其言以禍社稷又逼潼關戰利其陷而保身家起蜀而將歸蜀置萬乘于死地非天誅之馬嵬而靈武之憤安洩哉故頗狀其流離蓋雖燕寇所致實由任國忠

海嶺山房存稿 卷四文
爲賊上皇全於播遷幸矣

燕鎮記叙

唐置節度使自幽州始矣而軍士立主帥則自平盧始時未入青淄其事莫非燕也節度據故鎮則自盧龍始成德及魏博從之殺帥要留後亦始之于茲獨鼎立以視唐亡而謂河北三鎮云昔州統於幽者六平盧尚未之入於古五郡未盡至安史兼及河東出其戲下據者澤潞淮蔡皆然况趙魏爲隣不從而稱燕乎及降而復

爲鎮更四姓十七世若以春秋視之節度豈非其君耶賊于將士者而茲不謂之弒蓋其初身負逆節天討所不加又從而命之故効尤而甚焉耳懷先復據范陽即同諸鎮異圖使其不死乎希彩希彩不死于懷瑗則必傳襲如趙魏其留後豈它屬乎蓋由泚滔爲謀故兄帝而弟王王則包藏乎帝以助亂于皇都宜伏泚誅幸而逸由怍之不背主也朱氏竟不復襲矣劉出衆推而得之使其反戈問罪歸身闕下則爲義舉

豈彼所與知哉子濟其猶賢乎而孫總爲最兇
一日舉鎮歸朝實懼父兄爲祟乃鬼神所不容
無迹于天地耳朱氏復襲而據之遂追伏乎滔
誅至于無遺種焉其世襲自此輟矣當諸鎮同
趙爲援而竊據者燕之李最先沒趙之子次之
而魏爲最永亦當此時而訖其黨淮蔡旣滅燕
遺種孰存乎易滄雖分自成德地本燕而附燕
始分者亦易姓自是世當再論焉極而五季則
其變有不勝言者矣

燕追記叙

詩云其追其貊燕師之北國也然貊爲貉爲貉
其音从陌从藥人知其爲東夷久矣而追莫知
其北狄焉夷狄名從其呼本不可以義求若追
以爲逐雖胡騎則然古之彼徒我車於鄭大奔
又敗太鹵我亦毀車崇卒未聞戰國而上胡有
以騎勝者故於經史其義無徵然音有旁通者
卽以詩可推焉追而爲之琢追琢敦琢音義皆
同語在山海經敦斃也敦頭也敦題也敦與也

及錚于北海山皆北經之胡地而追爲敦敦爲錚者不惟經以類推禮又謂之淳焉其故書爲敦錚于謂敦于其韻類有八矣蓋中國書同文有轉注者有諧聲者况禁昧多端乎夫貉之爲貉爲貉猶追之敦之淳也而史言胡貉則知爲貉貉以孔孟所稱雖異而實同追敦孔孟未嘗及山海經爲秘書太史公所不言孰爲詩而旁求以推補其疑闕故史淳維不知矣然敦轉于淳淳諧之以維實匈奴之先祖夏后氏苗裔也

桀放而死子妻其衆妾避之北野亦稱爲獯鬻獯鬻逐于黃帝淳維何以稱焉居地而襲其號且禽獸行則然中國呼爲匈奴見于山海經其國曰開題而敦題或是矣經爲禹貢之遺書則是在淳維先豈中國至殷初而乃以改獯粥乎故伊尹獻令有匈奴無葷粥其書雖非同文然獯粥爲葷鬻猶獫狁爲獫狁追敦猶乎獯匈其音未嘗不同古中國之姓氏多取其先名號夷狄亦然或諧或轉淳之音屯猶獯維之音雍猶

海嶺山房存稿 卷四文
三三
匈惟奴與粥中國音異而胡無入聲粥轉與奴
平猶高轉而爲藁麗轉而爲離肅轉而爲女慎
轉而爲直也故其譯者重至於九而况中原之
音追淳且有八乎匈奴獯粥其實則一戰國而
下漢詔中國嘗斥爲葷粥氏通呼則以匈奴單
于遺漢書自稱爲匈奴其語葷粥未之聞而况
知乎淳維哉猶知撐犁而不知天知孤塗而不
知子也愈久而愈失矣况謂之追者乎爰本厥
初記在戎記所當論次者各列于篇端惟以追

久失其解爲繹經史而標焉

燕貊記叙

彼貊之與夷自古辨之矣種各有九東夷稱仁
而貊同蠻稱君子所陋也至夷而變于貊去箕
子世遠矣乃韓國在燕北貊爲韓之北國韓旣
歸于燕燕又有乎遼則夷地半入于燕韓伯從
而東徙矣乃箕子故區爲貊有不猶戎有孤竹
者哉燕滅韓而至開郡則變貊以戎稱矣考山
海經鉅燕在東北陬蓋國在其南倭北而倭屬

海嶽山房存稿 卷四
燕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朝鮮在列陽東海
北南山而列陽屬燕陌人在漢水東北地近於
燕滅之卽韓奕之貊也其遺種猶東夷秦末亦
爲燕人滅漢初謂之三韓焉蓋國有蓋馬而屬
玄菟郡列陽爲列口而屬於帶方倭帶方東萬
二千里何以屬於燕而帶方屬之矣其海河洲
中有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及大蟹大鮫陵魚朋
紺蓬萊大人市有都州曰郁州而韓雁在其南
又有青丘黑齒蓋余在東海大荒外或病其爲

不經矣然商獻令正東符婁謂之扶餘挹婁其
伊婁者謂無慮醫無閭所可考有如此則其九
夷攷之周王會東方方人爲方夷穢人爲穢人
良夷爲樂浪高夷爲高句麗不但山戎孤竹令
支其名爲較著者也而白民爲白夷稷慎爲肅
慎大荒之山曰不咸有肅慎氏國在白民北白
民在陵魚龍北陵魚龍在軒轅國北軒轅之故
都不在涿鹿乎則若仇州發人周頭詎非世所
傳之異哉彼方夷在漢帶方爲郡鏤爲縣韓雁

爲韓貊蓋余至唐爲州矣爾雅之所疏玄菟樂浪高麗滿飾鳧更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而謂九夷者玄菟樂浪高麗旣皆爲郡縣當列之漢郡不但附記于貊倭名今猶乎舊則其半爲可知雖不可以盡信亦孰能以盡廢哉故史東夷朝鮮暨韓穢之屬以併之於高麗儼然爲大國矣肅慎之勿吉靺鞨爲渤海女直凡三又有沃沮豆婁加羅耽羅紵嶼蝦夷扶桑女人長人文身大漢侏儒之屬亦于島嶼且波臣猶中國之有

附庸况倭至日本爲大國經屬鉅燕不之及乎間於三國或語之矣惟蒙古顯都燕旣於茲土有鑒戒故稍詳而附論之或有裨于保釐者

燕蕃記叙

奚契丹接營州西阻突厥苟有事惟燕是梗焉然歷魏齊類若服稍爲逆卽大創力非其敵也入隋唐不類矣惟太宗能致頡利闕下用是威懾諸夷故契丹稽首奚霄獻琛自古臣妾夷狄寔爲最勝厥後之叛非其內變則制馭失道爾

不然孰首難乎薛訥鎮幽二十餘年兵不勤虜亦弗敢犯孫佺代而反之軍破身死不知所以代也及訥再任并州惑訛言竟憤事是善守者不必善戰矣張守珪至幽卽梟屈烈之首誠可以戰者乎若祿山之治胡擾之也非正也蓋是時契丹雖黠諸部酋碌碌無能竒可啗以利怵以威尚主爲榮稱臣非屈及阿保機有奚服役霄室韋諸種而志意不凡窺伺謀生不惟率彼曠野而且南下牧馬矣求其服從得哉故著其

所繇叛服而中國盛衰得失概見矣

燕類記叙

蓋人別于物其首出者爲主而華別于夷則中立者爲正固各于其類矣二帝而上黃以威德逐葷粥三王而下秦以威力逐匈奴何論德力爾殊乎其爲正域則一爾歷世帝王之封合華夷而同仁者詎非率服之成效致和之廣運然哉但十室無常治八口無常齊其本亂其末否矣况中國之於四夷邪故德衰而力微則其威

不克振要荒之制踈封疆之戒弛毋論孔棘我
圉雖叩關守塞至來庭而錯居遂至亂華爲罪
首蓋漢壞秦防始矣史爲十六春秋而類作載
記張李時以華人別之于列傳且爲其尊中國
非若馮之於燕也後魏則出其類分天下而治
居帝王之都郁郁乎孝文其黎民之所懷元經
之所帝乎齊周隨之先皆仕燕及代而晉書四
夷傳北狄以部落爲類後魏纂于周者乃鮮卑
之宇文與慕容拓跋類爾齊以渤海從拓跋而

名號六渾隋以華陰從宇文而姓普六茹各以
女尊事之固甘爲之臣妾而忘其爲鮮卑孰非
夷之類乎纂拔跋者由大行臺以鼎立記之曰
燕臺之其所東北而行焉纂宇文者由總管府
以統一記之曰燕府之其幽營而管焉統一鼎
立雖殊合而名之曰類嗟乎神州偏移之江表
正朔雜稱于胡荒浸淫乎三百載而人類幾乎
泯矣中國類陽夷狄類陰陽九而變陰六而反
况九過於三六幾於五乎華運丁隆胡運庚替

緯亂齊贊亂周周能亡齊隋亦亡周陰極而疑于陽故必戰血玄黃猶未離其類也至群無首則離而吉永真矣斯唐興垂三百載二氏莫非夷狄臣乃中國驅除之類也其閏曆能幾何哉故齊變而爲隋隋變而爲唐三變其類乃離華斯可以記矣

燕繫記叙

周初封邠竄于戎復自豳入岐得行乎中國猶曰西夷之人也其風豐鎬以南由分陝而分岐

繫之周召二伯周又追繫于豳且尊其魯國曰頌曷召之于燕不然及東遷賦黍離行役寓傷乎宗周廼以繫于王都爲春秋所由作夫當太伯入吳猶邠之竄也豳岐去戎而歸正西伯以伐殷而王吳至陵替同荆楚斯則子之夷之耳燕追貊與居亦猶乎吳楚雖列伯而視之秦其於風乎何取哉秦起西戎之大夫以功而賜周室不但春秋進之且引而附于詩書豈不罔終以暴滅其驅匈奴爲正焉漢防漸亂極于五胡

惟鮮卑類最盛咸托本皇帝系慕容興爲燕而宇文滅拓跋興爲魏而慕容滅間稱鮮卑者齊卒歸于宇文周燕分崩于瓦解周奄忽于陵夷惟拓跋之統緒初極北而南遷及晉貢爲幽外蕃是幽居之允荒也部三方而尊者所居則于上谷濡源間晉人會葬二十萬是岐山之如市也以援晉而受王封非季歷之西伯乎盛樂以爲豐平城以爲鎬且置鄴中山行臺而易代王以魏帝矣雖燕猶有南北北亡于熙高易而爲

馮南亡于超晉易而爲宋慕容嗣主畢絕其異類悉入于代名尚繫之南北朝爲馮氏所仍稱焉魏乃西征秦夏而馮及涼繼之則若奄諸國滅莫敢不來庭矣馮雖以外戚居朝其王封猶繫之燕旣而宋篡于齊南燕故地畢歸天下三分有其二况都周之洛陽適當太和盛際元經而不帝之乎然安女戎爲厲階其効尤者方煽六鎮梗而幽代墟爾朱肆而武川雄二氏挾分陝之權洛陽鞠爲黍離魏主若居戰國爲東西

公而已燕羈縻于東而西亦附之者歡泰並繫
魏臣終焉既篡猶借稱爲王封爾當三代以前
中原繫之夏而莫盛于周自西徂東爲二南而
原之幽者遠矣蓋恐其末流變夷而蕩也故嚴
之詩教取鑒于殷焉暨三分以後中原繫之夷
而莫盛于魏自東徂西爲篡而原之燕者陋矣
蓋喜其初習變夏而雅也故恕之元經取喻于
周焉彼文獻無徵之世敢尚論乎郁郁者哉自
宣而下其迹熄亦有如元氏之英乎昔之引綴

旒者球受乎大小而安則繫之鼎問乎大小而
危則繫之自殷周有然矣魏周繫于燕燕終繫
乎魏其季李業興論二南及隋文中之幽之王
其言率有取乎如貫而竊比不知所裁焉

燕蘖記叙

維周稼穡開國蒞豐草而種黃茂以卽有邠家
室後雖失職竄西戎公劉至于太王柞棫斯拔
松栢斯允而繇於作屏修平啟辟攘剔者尚矣
天不作邦而作對乎王季伐戎于燕京昆夷駘

海嶽山房存稿 卷四文
四
喙于文王武則自豐而居鎬成康載歌行葦方
苞以介景福宣中興猶蒙其休斯于之居如竹
常武之陳如山是後山有櫟棣而其心則憂矣
搗羽曰栩曰棘曰桑王事之靡盬也下泉曰稂
曰蕭曰著寤嘆于周京也草木何知取譬則異
而夷狄外侵中國內訌矣燕趙開郡始復古之
中土至秦暴興而盡逐于塞外厥苞異城非方
非體故名之曰蘖自夏則然矣桀爲之苞而有
三蘖外有淳維孽而復苞薰粥玁狁山戎孰非

其餘蘖哉玁狁後爲匈奴山戎爲胡者三東求
名馬美女與甌脫之地其負固可知而爲匈奴
所滅奔保二山烏桓鮮卑世以爲號而臣屬之
緣是遺種流毒燕郡初爲烏桓設校尉及廢而
復置鮮卑乃附之故或以爲其後焉嗣而並盛
各苞斯起繇漢末大亂中國不遑外討亦猶秦
季冒頓興而各桀然爲之蘖蘖者柝也爾雅烈
柝餘也謂髡而復旁出猶乎蘖子生虜謂之天
驕非中國之蘖乎自東胡復萌元狩近塞至魏

入居迄嘉平之初見于史志紀傳三百七十餘年烏桓蹋頓雖有三種魏滅之編于齊民收以爲名騎而已三枿本根旣朽枯楊之華曷舊而鮮卑又蘖其間拮之反覆亦屢矣惟居匈奴故地而其部屬旁出慕容爲燕拓跋爲魏宇文爲周相繼僭帝併包兩漢關洛以居鴟羽之唐下泉之曹凡厥中土方役于異類將懷西歸乎誰因而誰極故治晉宋梁陳隋不但以蘖稱之矣况契丹復居燕而爲苞者久哉

燕都記叙

金都八燕惟五天眷號會寧以上京改遼之臨潢爲北而汴京仍舊五則六之矣海陵以燕乃列國號將覬覦乎中華遂取名中都焉于是削上京改中以爲北更會臨而府之復號汴京爲南則四京都歸厥中規制大非昔侔矣世宗篤戀故國上京雖復厥舊而中都依然不改喬遷難以復幽也南薦災而復營則南遷之兆在茲洛遂升爲中京而一代爲都有八凡在燕者盡

喪至進退維谷竟託于幽軒孰喬而不顛乎夫
遼棄五京而西林牙尚復建號金棄六京而南
女直靡有孑遺者蓋踰夏皆種屬逼宋則世讐
也匪惟不克自保卒至與仇而俱亡宋且將復
汴洛亡何而臨安及矣豈北之八面旣破而南
之孤注能存哉遼入汴不能居金遷汴不能守
元乃直寘之而爲路則不并包宇內不止即其
所取名曰上以配天曰大以配地罔不在中焉
而何四方之有控燕雲而遠馭尚何有於汴洛

者哉宋惟茲都之興亡匪惟金元攸判宋失汴
而恃淮爲臨安之重塹也然渡淮而江渡江而
海者由承五代之失局而爲遼金元奕也故秦
晉捐則都洛陽及河漢捐則都建康雖非什二
百二之算而愈于日趨日下矣然則海陵定燕
世宗不視爲覆轍元又從而祖之豈非得其形
險哉按籍倘不以爲然則請仰觀之于今日乎

燕源記叙

論守成于三代之上者必曰周成其下恒曰漢

之文宋之仁金世宗以非中華主無稱焉今考其論議究其區畫命將出師之間制禦契丹之變卽詩書所載奚加也胡人用漢法自元魏始一時創制爛然宋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燕都故老談及世宗往往垂涕其德澤在人深衷遠矣故大定三十年間行事鮮能及者元王磐採而葺之名曰大定治績以上謂其時有周成漢文之風是故論其世也今其書雖亡而國史可考表而著之各存於編庶幾哉知夷狄之有君也作燕源記

燕潢記叙

自幽燕失險中國之東北藩籬撤矣說者爲漢亡陘北魏晉之疆不損故舉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者是豈萬全之冊哉宋祖隆興臥榻傍不容他人鼾睡所急莫幽燕若矣曹翰獻圖趙普見阻謂取易而守難或以深慮爲然不知遼穆荒淫良將寡稀吭其喉而擣其虛燕其不我有乎如其有之曹彬張齊賢郭進輩

其有不能守之者邪太宗時景聖相承上下安睦承天攝政猶且知兵何疊可乘信賀令圖之言屢與師旅能不覆沒不知彼已屢至覆師何地之云作燕潢記

燕漠記叙

維神明胄有世本夷狄不可以追紀矣蒙古部本韃靼皆靺鞨遺裔而其語之轉也則若禿髮爲吐蕃天竺爲捐篤契丹爲喫冒頓爲墨突云爾或曰靺鞨後爲女直有生熟二種其黑水遺

裔自唐元和後爲奚契丹所攻居陰山爲韃靼而有胡故地勇悍善戰近漢地者謂熟韃靼知耕種熟食遠者謂生韃靼射獵治生則韃靼亦二矣後史稱爲胡部者未嘗考其本耳亦猶女直先居高麗而遂以爲高麗種云至會昌初其部落有五役于點戛斯廣明有每相温于越相温二首領帳于幕南李沙沱嘗依之俄從平長安逐黃巢功乃俾牙雲代間而恣其畜牧蓋窺華之漸矣後唐天成三年四月乙酉使來長興

二年正月庚辰使列六薛孃居來三年三月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漢乾祐三年八月來附周顯德五年四年使來契丹神冊三年三月韃靼來聘統和二十三年六月國九部使來聘開泰二年正月圍鎮州州軍堅守乃引去俱以韃靼書遼史省其文矣宋乾德四年入貢仍云韃靼金初悟室嘗役韃靼天會十三年宋紹興五年也胡沙虎來攻乃稱蒙古天眷二年胡沙虎復攻蒙古皇統七年十二月蒙古始與金和且冊

其酋熬羅索極烈爲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則蒙古之稱或金旣興之後乎有曰蒙古卽盲骨也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常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烟火故眼明與金隔一江也尚渡江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契丹事迹謂盲骨爲勝骨國卽唐所謂蒙兀部則蒙古亦盲骨蒙兀諸語之轉也金旣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而其稱帝稱元也有自

來矣其去鐵木真豈遠哉而元史云其姓氏爲
蒙古部人有脫奔咩哩犍及麗阿闌果火爲世
博寒葛及博合覩撒里真其十世祖爲世官則
無可攷者十世祖以來未有稱帝者及其稱帝
爲太祖更三宗而改元或蒙古部金元史皆弗
考豈其不足徵乎雖地去燕甚遠而都燕之由
不可不知也亦論其世焉

海嶽山房存稿卷四